述朱質疑

述朱質疑卷之八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陸文安公張宣公論

陸文安公少朱子九歲張宣公少朱子三歲皆以聰明絕世之資聞道甚早又得朱子爲之友而成就各不同者何哉宣公受學於胡五峯五峯爲伊川三傳弟子知言一書五峯所講授宣公所奉爲準繩者也朱子於性無善惡心無巳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諸論力辨其非而宣公一一翻然從之呂成公稱其事師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

不復更求其進學之力者。可謂眞知宣公者矣。觀朱子與宣公諸書。一義之合違。一言之同異。必反覆辨證。不遺餘力。卒乃同歸而一致。然則宣公之爲學。其用心也虛。其親賢也篤。其集益也廣。其從善也勇。乾純諸老之中。學足以肩隨建安。而傳之後世無弊者。不得不於宣公首屈一指也。若夫陸文安公之學。一門兄弟。自相師友。非有先正名師之指授也。世無朱子則已。卽有之。而或道里遼遠。華彝隔絕。則亦已矣。乃相望數百里之間。而又有呂成公爲之介紹。一會講於鵝湖。再會講於白鹿。朱子之德盛禮恭。情深心苦。欲挽注腳六經之習。以爲干城吾道之

功所以誘掖而接引者亦不可謂不至矣當復齋先生之未沒也輒雖歧而陷之未深迹雖偏而轉之尚易迨復齋先生之既沒也王荆公之祠記曹立之之墓表無往不開其爭憤之端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而文安公之學遂於鄒魯伊洛以外別樹一幟矣明高忠憲公以無我有我論朱與陸曰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光大有我者反是然則文安公之學所由與宣公大異歟

陸文達公學術與文安公不同攷

江西二陸並稱、後世因鵝湖之會、文達文安兄弟與朱子論學不合、遂統謂之曰朱陸、不復別文達於文安之外、不知文達之學、晚年有就正之功、文安之學、終身無轉移之境也、比而攷之、竊取君子之表微焉、

宋史陸九齡、字子壽、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

陸九淵、字子靜、總角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

炘按二公少時、一則特尊程學、一則不信伊川、其性質已判

若天淵矣。

象山年譜。復齋子壽號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曰。看有子一章何如。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卻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叔此段何如。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

炘按文安譏有子為支離。譏正叔為不直截明白。文達則謂有子之賢。未可輕議。且於正叔之傳。反復誦讀。其學術亦甚

不同矣。

呂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

炘按此乾道九年癸巳書也。呂東萊壬辰丁外艱。癸巳陸子壽來訪。見東萊年譜。書中云。甚有問道四方之意。可見文達不滿意於家庭之學矣。後伯恭邀集鵝湖。卽因文達問道四方之意。而爲是會耳。

朱子年譜。純熙二年乙未。呂伯恭來自東陽。過先生寒泉精舍。

東萊歸，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淸之子澄，皆來會。

嚴松年錄象山語云，呂伯恭爲鵝湖之會，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

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路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異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

王氏懋竑云。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原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

炘按春秋重主盟。此會雖陸氏兄弟同來。實文安主之。文達與文安之學。平日本不同。是以文安謂文達曰。我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則其家庭之旨趣可知矣。未會之前。文安先與文達講論者。蓋必求其同。欲文達之從已也。文達知文安之意。故令其先說。又知文安不可屈。故但云子靜之

說是也次日文安仍恐其不合故再問之文達益知其不可屬故云子靜之說極是也孩提知愛一詩即就文安之所說而咏之以明己之必不異於文安而文安猶以第二句為未安者推其意以為孩提知愛既長知欽途人之心皆有之不必古聖人之相傳故和詩易之云斯人千古不磨心隱以規文達之不足也後世巨知之學即從鵝湖詩首二句悟入陸氏兄弟本東萊之友與朱子不相識東萊留止寒泉數十日必為朱子言二陸梗槩并文達與文安不同之處故朱子一聞其詩深訝子壽將登於岸之學竟為子靜一葦杭之也不

然朱子何以知之哉

象山年譜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

炘按文達之止支安有深意存焉非徒為一時辨難之不已也

呂東萊集荅邢邦用書云祖謙與朱元晦同至鵝湖二陸與子澄諸兄皆集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為子靜詳細言之講貫誦習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

烒按二陸之詩。同途共轍。伯恭別後。獨爲文安詳細言之。不及文達者。正以鵝湖之議。文達爲文安所挾。而主之者獨文安也。

象山年譜。純熙四年春正月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

朱子文集答葉味道書云。所喻旣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其說。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因以儀禮注中旣祔復主之說告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其几筵。子壽疑而復問。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亦無復問其禮之何如。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便非孝子之

心已失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服以書來謝至有負荆請辠之語

炘按二公居喪之不同講禮之不同又如此朱子文集中有與陸子壽論旣祔復主二書

朱子年譜純熙六年己亥春正月復請祠不報俟命於鉛山陸子壽來訪

余大雅錄朱子語云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譚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此等教人皆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其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滚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

王氏懋竑曰。鵝湖會後。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

竑按鉛山之訪。在免喪之後。自踐其負荆請辠之言。而因以其學就質於朱子也。

東萊集與元晦書云。此書在庚子張南軒既卒之後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着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竑按文達去年詣鉛山。今年過東陽。即此兩年之間。僕僕於朱呂之門。非幡然改悔。求道眞切。其何能若是乎。

朱子文集荅張敬夫書云。（即荅敬夫前書）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朱子應詔上封事孝宗大怒曰是以我為亾也趙雄力為救解乃已）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些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尚未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十去八九耶。

炘按此書專說文安不說文達。葢文達去年會鉛山已改從朱子之教矣。文安之雖已轉步而尚未移身。出自文達之口。則文達勸戒之力居多。惜乎是年九月文達遂卒。而文安仍自守其學以終身也。

象山年譜純熙七年庚子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朱子文集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惻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次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以辨屈又知兄必將退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遠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

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構
乃一西而一東。盍曠歲而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有顧
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
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
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
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
豈有一豪驕吝之私耶。

陳氏建曰。陸子壽之卒。朱子爲文以祭之。象山則無。

炘按此文敘次文達先後學術。最爲明晳。然則朱子早異晚

同之說移而施之文達誰得議其非者而道一定論諸編反覆之文安何也文中敘鵝湖別後一書有未定之語惜乎復齋之集久佚不復能見其詞矣

呂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關繫也痛痛

朱子文集荅呂東萊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

炘按文達之卒二先生痛惜之如此可見文達晚年之學實不異於朱呂矣

陸文安公踐履篤實論

陸文安公之學，眞有名實不相應之弊，至其心術品行，則表裏洞徹，踐履篤實，大賢也，觀其一家兄弟，自相師友，雝睦之風，式乎鄉鄙，其內行純備如此，幼而穎悟，九歲能文，二十四歲猶未肯赴舉，伯兄復齋力勉再三，始以周禮鄉薦，丁宣教公憂，未赴，又十年始再應鄉舉，南宮旣捷，以後兩遷主簿，俱以母兄之喪，回翔十餘載，未上，其安貧樂道，恬於仕進，如此，薦除國正，啓諭諸生，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其推誠誨士，忠告不務，如此，遂敕局四年，親友勸以久次宜遷，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

不以爲非。然條貫靡遺。統紀末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誼。其眷戀朝廷。失懷忠藎如此。荆門之政。推心豁然同官寮事。皆得展其所懷。太守所判。僚屬皆得卻回。待同官如朋友。教庶民如子弟。朞月政化大行。周益公謂之躬行之效。其施設惻怛。誠能動物。如此。白鹿洞義利之說。敷陳剴切。聞者流涕。夷考先生平生之行。允蹈無愧。其言行相顧。君子慥慥如此是以史少師薦牘。稱其沈粹之行。輩行所推。呂成公與陳同甫書。稱其篤實純直。未易多得。朱子與學者書。謂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子靜二人。其推許於諸賢可謂

至矣。惜其學大信心傳之不勝其弊。若夫臣頑起懦。足以振斯世衰頹之習。而感發學者廉恥之心。則文安公非誠百世之師哉。

陸文安公推服朱子政績說。

金谿與建安之學判然如緇素之分黑白也。涇渭之別清濁也。嵎夷栁谷之殊東西也。太極無極之辨。往復詰難。始終不能相合也。乃獨於朱子浙東之救荒極其稱許。社倉之立制極其法效南康之人言極其剖別。江西江東之提刑極其欣羨。初未嘗稍存芥蔕於其中焉。攷象山癸卯與尤延之書云允晦浙東救

荒之政此書舊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傳聞纔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効一節尤爲適宜其誕慢以僥寵祿者當可愧矣又與陳倅書云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尤快人心百姓甚惜其去其稱許也如此此象山在勅局時編朱子社倉法於廣賑恤門後倉監復申明其法梭山居士欲仿而置之於青田戊申象山與倉監趙汝謙書云社倉事自元晦建請幾年於此矣有司不復挂之於牆壁遠方至無知者其在勅局時因編寬恤詔令得見此文與同官咨歎者累日遂編入廣賑恤門令乃得執事發明之此梭山兄所以樂就下風也其間瑣屑敢不自竭需公

移至續得布稟其效法也如此朱子在南康勦治豪猾人言頗謂其過嚴象山與尤延之書云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使罰當其辠刑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某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汎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其剖別也如此朱子自劾東改除江西提刑象山與朱子書云朝廷以旱暵之故復屈長者以使節儻肯俯就江西之民一何幸也朱子辭江西提刑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象山又與朱子書曰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目朝廷不忘春秋之義固當自此發迹令得大賢暫將使

旨則輅車何啻九鼎中外倚重當增高衡霍斯人瞻仰當爲之一新矣其欣冀也如此然則象山與朱子不同者特其學術而已彼沈繼祖劾朱子知南康軍妄配數人而後與改正爲浙東提舉多費賑恤錢米與其徒而不及百姓狂悖之說有何足責即譏社倉與青苗同法（見南軒與朱子書）亦出一時妒忌之口無庸計較獨林黃中立朝風節頗能自異於流輩乃因論易西銘不合遂糾朱子致令後之論者與余嘉陳賈胡紘輩同類斥之不亦可惜也哉

朱子深戒及門不得無禮於金谿說

昔孔子初見老子。史記載其謂孔子之言甚倨。而孔子不以爲忤。且有猶龍之歎。非老子之賢過於孔子。孔子之聖果不免於老子之所譏也。其時老子年高而德尊。孔子適周問禮。方以弟子之禮事之。謙恭卑下。乃少事長之禮當如是耳。朱子一生拳拳小學。少儀弟子職諸篇。采輯綦備。所以守尼山之家法。而爲後生小子之慮者。可不謂深乎。朱乾純之間。陸文安公以聰明先覺之資。崛起金谿。聚徒講學。與建安壇坫相望。一時英俊後學之士。鮮有及者。是以朱陸之門。互相切磋。劉純叟者。學於陸氏。而登朱子之堂者也。來相見時。極口以子靜之學爲大謬。朱

子詰之曰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不得遽如此說又朱子過江西與文安之兄文達對語而純叟不顧而去獨自默坐朱子曰便是其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得如是諸葛誠之者亦遊於兩先生之門者也朱子詒之書曰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欲深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得輕相詆議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有立我自是之意無復少長之節禮遜之容至令常不滿也嗟乎觀朱子之所以戒及門者然後知朱子之於金谿其心平其氣下其禮恭其詞遜既以禮自律復以禮約束及門之士其所以救金谿之失者不徒在論說

之異同也。後世學朱子之學者。矩矱宜尼。誦法小學。躬行實踐之餘。抑然自下。不敢放言高論。以取僭踰之咎。雖未必遽詣學之精微。而大本固已得矣。彼揚眉瞬目。如傳子淵者。宜其喪心而失志。而朱子之學。所以能傳之萬世而無弊與。

及門婺源　滕秉乾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九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吕成公論

朱子稱吕成公少時性褊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又云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竊以爲成公一生之學。皆得力於論語之兩言。不僅變化其一時之褊急也。成公先世在北宋。日代有名臣。榮公又從二程講學。南渡以來。推中原文獻之傳。必數金華吕氏。成公以宏遠偉博之才。無所不通。獨心折於朱張二先生之學。教授嚴州。適値宣公

爲守後又與宣公同朝隔牆而居所以講求之者甚切乙未之夏訪朱子於建安丙申復會朱子於三衢殷殷就正不辭道遠觀其與朱張二公諸書無非虛心求益切己克治之言其平日責躬之厚可知矣其時臨川陸公子靜永康陳公同甫永嘉陳公君舉葉公正則皆以學名海內自立壇坫莫肯相下雖以朱子之賢不能滿臨川永康永嘉之意更何論潭州也成公一一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明招講席之間陶冶而融鑄之雖未收攝清之功而實無齟齬之憾非其修德之無瑕而與人不求備者能之乎而又非一於優容也觀其與陳永嘉書以所見差異流

弊無竊爲戒與陳承康書以收斂不可斂之氣伏惟安統爲訓至於與子靜言講貫過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纔病不可因噎廢食數語藥石之論直入膏肓特其語則從容而不迫耳朱子以爲有河海之辨而守之若諸非知成公之深不能爲是言也然則朱子之於羣儒必保保明辨者非與是又不然朱子傳注六經纘承斯道爲往聖明正軌爲萬世絕異趨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直則道不見此禹之慮民深也論語厚薄兩言特爲持身涉世之大法若夫先聖後聖之所任學術治術之所關則有孟子予豈好辨之家法在夫

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張宣公呂成公皆朱子之直友說

自古賢人君子修德講學未有不藉友朋切琢之力而能相與有成者也友以直言規過爲上而諒與多聞次之有宋乾純之間潭州張宣公敬夫先生婺州呂成公東萊先生與朱子鼎立東南共爲斯道二公皆傾心於朱子而自謂其學之不及然其規鍼朱子之言一何切直之不少叚借也今觀南軒所與朱子諸書有云辭似艸詐億不信少含宏感悟之意有云子飛說宅上應接費用亦多更深加撙節爲佳有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

處有云願平時以爲綱故者作大病醫療有云會聚之間酒酣氣張悲歌慷慨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有云元晦學行爲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巳下只見見他人不是覺巳是處多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東萊與朱子書有云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不可不省察有云以吾丈英偉明俊之資恐當以顏子爲樣轍回擒縱氐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有云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既而以雕鐫之費用度之乏（爲義烏刊精義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有云五夫補助不免封僉造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侶

僂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檢點此已書矣有云但恐習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耳謂朱子在南康時如此之類亦不一而足竊謂朱子任道之堅進德之勇好學之深克巳之密豈必盡如二公之所規而二公反復不遺餘力者蓋身心性命之變望之深慮之切苟有所見無不傾瀉而朱子因以益致其功遂成名世大賢之德其答劉子澄書何追溯之而有餘慨也答子澄云日前爲學緩於返巳追思凡百多可悔者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矣且南軒集四十四卷朱子之所手定凡規朱子之書無一不存則朱子當日之喜於聞過日益遷善之盛德可以想見矣後

人之學問德行、萬分不及朱子之一、又無嚴師直友之鍼砭、卽有之而或自護其短、或隱拒其諫、無怪乎德日卑、學日退、流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也、偶讀南軒東萊兩集、有見於此、遂為之說以自警、并告同志之友、皆當以朱子為法云、

朱子同時浙學攷、

年譜云、朱子歸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為學者心術之害極

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按朱子同時學術。有江西之學。湖南之學。浙東之學。江西之學。陸文安登壇主盟。與建安旗鼓相當。莫肯稍下。雖兩家門人弟子往來講論。如晉楚之從交相見。卒未有能拔趙幟而立漢幟者也。湖南之學。發源於五峯。導流於南軒。如性無善惡。知覺爲仁。及先務察識諸說。朱子爲之疏滌排決。南軒皆降心以相從。而胡廣仲吳晦叔諸君子有切磋之功。而無齟齬之諍。眞所謂末乃同歸而一致者也。惟浙東或談心性。或矜事功。高者入虛無。卑者湛利欲。斠文集語類所論浙中學術。別而出之。約有四家。不

僅子約叔昌諸公已也今攷其可見者著於篇

永康陳同甫之學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屢詣闕上書光宗御極擢進士第一人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卒謚文毅今傳者有龍川集

本傳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校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媿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某呂祖謙等云

朱子荅書云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私竊疑之願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所以為異日發揮事業之地者亦光大而高明矣

語類云同父才高氣麤又曰同父在利欲膠黍盆中

炘按陳同父為呂成公所重朱子提舉浙東時同父來謁其後書問不絕朱子雖力辨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及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而同父終不能從是為永康之學

東陽呂子約潘叔昌之學。

呂祖儉。字子約。婺州人東萊先生之弟也。官至大府丞。以論事得罪韓侂胄。死貶所。宋史忠義有傳所著有大愚集今佚

朱子荅書云。所謂秦漢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陳同甫所說。不謂子約亦作此見而爲此論也。

又書云君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子長班固之儔。然後可以造乎高明正大之域也。

又書云。同甫後來又兩得書。已盡底裏。荅之來書亦於智力二

字畢竟看不破放不下

又書云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但見頃來議論如山移河決使學者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

荅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爲學者心術之害

荅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歿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出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

斯按子約爲成公之弟成公與朱子共肩斯道講論親切子約不應差異至此其所以差異者蓋動於永康之議論耳永

康縱橫馳騖不可一世成公在日便往來於明招講席之間及成公旣沒子約爲其所動自以爲有用之學而不知陷入計功謀利之窠臼而不能拔出朱子屢致書規之然子約素切磋於朱子省身克已用力甚深見答子約書是以終能奮發大節凜然不可與縱橫跅弛之士一例而視之也

潘景愈字叔昌婺州人居近呂成公與兄景憲俱以學名朱子荅書云示喻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翫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

又書云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準殊不可曉向者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幟已立未必以爲然耳

又書云示喻漢唐故事以兩家較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

答黃直卿書云婺州一種議論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甫潘家館客往往皆此類

答程正思書云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

陷其中

炘按叔昌所學其詳不可致以朱子荅書觀之大氐與子約相近是爲成公殁後東陽別派之學

又按年譜浙學中又有孫應時孫字季和大全集中有荅書二首別集中有荅書八首細核之似非子約叔昌之比且別集第三書云大氐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爲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亦寡矣然則季和之學實見許於朱子故今不削

永嘉陳君舉葉正則之學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登進士甲科官至寶謨閣待制今傳者有春秋後傳止齋文集

本傳永嘉鄭伯熊薛季宣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

呂東萊與君舉書云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皆高明之士也朱子與葉正則書云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竟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良有以也與東萊甞君舉之意同 又曰公私之辨尤須詳察

陸象山與君舉書云世習靡敝固無可言以學自命者又復錮蔽私見卻鍼拒砭厚自黨與假先訓剽形似以自樹益不知其

實背馳久矣

朱子荅劉公度書云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博穰又不写分明如此說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是

語類云君舉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純熙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寶文閣學士謚忠定今傳者有水心集

本傳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朱子答書云來書豪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甚多有之不謂明者亦出此也

又書云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皆籠罩包藏之語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故作此見耳

黃氏震曰水心力排莊老正矣乃并譏程伊川則異論也力主張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敝天下以至於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存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敝削弱之尤者也

炘拔止齋水心兩公爲經制之學雖其公私義利包羅靡畢不甚分別大旨與永康相出入而其持躬端正考事詳㨿立論盤實終與永康不類是爲永嘉之學

四明楊敬仲袁潔齋舒元賓沈叔晦之學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官至寶文閣學士今傳者有楊氏易傳慈湖詩傳慈湖遺書

慈湖遺書云簡行年二十有八居太學夜返觀忽覺天地內外森羅萬象幽明變化有無彼此通爲一體後因承象山先生扇訟是非之答而又覺澄然清明

又云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

陳氏建曰朱子嘗謂浙江有般學問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只覺一箇物事與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正是指此

朱子荅潘子善書云楊敬仲其人簡淡誠慤自可愛敬而其議論見識自是一般又自信已篤不可復與辨論亦不必徒爲曉曉也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登進士第官至知溫州進直學士謚正獻

今傳者有絜齋家塾書鈔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絜齋集

本傳燮初入太學陸九齡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在學

以道義相切磨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事焉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登乾道八年進士官至通判宜州諡文靖今傳者有文靖集

本傳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于斯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登乾道五年進士官至通判舒州追贈直華文閣諡端憲

本傳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

朱子荅書曰日前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弊

又書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本天理之本然

宋史陸九淵傳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炘按楊袁舒沈四先生雖所造各不同而皆傳金谿之宗旨朱子謂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上面道理又只理會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葢指此也是爲四明之學

朱子借陸學以鍼砭婺學說

婺州自呂成公歿後大愚叔昌諸君震於永康之議論輕心性重事功其弊將枉尺而直尋且不免利欲之膠桼始朱子與成

公切磋之時共肩斯道不意一傳而弊至斯極也純熙辛丑季冬朱子除提舉浙江常平公事壬寅哭成公於明招之墓會同甫於衢婺之間與浙人往來講論者一載癸未甲辰奉祠家居始辨浙學之謬而於婺州尤三致意焉蓋大愚乃成公之弟而叔昌亦及門之佳士也初陸文安公講學臨川吕成公爲之介紹始與朱子爲鵝湖之會文安之學在於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與朱吕先知後行由博反約之論不合然與其癖傅耽史心日外馳何如收斂凝定尙能不失其本心也計功逐名利日益熾何如恬澹廉靜尙能不失其素志也知智力之說不如德性而

後一切把持之念消知涵養之功可勝浮躁而後一切排放之意絕於是恒借陸學以鍼砭之答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益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長答吳伯豐書云學不過兩種一則脫略太高一則專務外馳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猾更不可言答沈叔晦書云務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術廢經而治史略王事而尊霸術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凡文集中如

此類者甚多皆不得已而爲補偏救弊之計其詞氣抑揚宛轉之間亦無難明其意之所在昧者不察遂以爲朱子晚年之學實尊信文安不亦誣乎

及門婺源汪經化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十

當塗夏炘心伯甫學

與某論朱子傳注書

足下博聞強識而染於近世淺淺之習好議先儒之非竊以爲讀書之法當明大體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自古聖賢爲學之規模如此孔子大聖也成春秋繼王迹誅亂臣賊子孟子以抑

洪水驅猛獸與之比烈者此也至於襄公二十一年九十兩月二十四年七八兩月連書日食攷之推步斷無比月而食之理此係曾史之誤無疑夫子存之而不改者以非春秋大誼所在故耳孟子亞聖也道性善闢楊墨黜霸功以崇王道使孔子之道得明於後世韓昌黎稱爲功不在禹下者此也至於淮泗入江與禹貢不合冠禮父命與儀禮不合此係著述時引用偶未詳究亦以非全書大誼所在故耳朱子生濂洛之後力肩道統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孟子而爲四書又爲章句集注以闡其蘊元明及今家絃戶誦人人得聞孔孟之傳黃勉齋稱爲集諸

儒之大成者此也至於制度名物沿舊說之悞者亦有之矣後人往往毛舉一二細誤肆意排詆果爾則連書日食遂可以不知推步爲孔子病乎淮泗入江遂可以不讀禹貢爲孟子病乎是以學者讀書當明大體

與詹小澗茂才論朱子晚年全論書

臨川李穆堂先生爲金谿之學晚年全論一書聞之久矣昨於鄰架見之即攜置行篋中途閒讀過半歸來全閱一通此書不過爲學蔀通辨報仇無他意也朱陸之學晚年冰炭之甚此通辨之說雖百喙亦莫能翻案乃此書爲之說曰朱子晚年論陸

子之學、如冰炭之不相入、而朱子晚年與陸子之學、則符節之相合、夫學則全同、而論則全背、是陰篡其實、陽避其名、此乃反覆變詐之小人、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朱子為之乎、所引朱子之書凡三百五十餘條、但見書中有一心字、有一涵養字、有一靜坐收歛等字、便謂之同於陸氏、不顧上下之文理、前後之語氣、自來說書者所未有也、朱子誨人、各因其材、懲心性之虛無、則每進以篤實、救口耳之泛濫、則恒示以精微、乃見朱子書中有箴學者溺於記誦語、則曰此朱子晚年悔支離之說、此朱子晚年咎章句訓詁之說、不復顧其所荅何人、所藥何病、執是以

論則爲之猶賢乎已孔子眞有取於博弈矣朱子一生之學日進無疆晚年造詣後學何敢妄擬然朱子之心則未嘗一日自足望道未見之語時流露於簡牘之間乃見朱子自謙之言則曰朱子五十七歲猶云自誤誤人（荅劉子澄書）六十七歲後始云晚方自信（荅周南仲書）七十歲後始云至老而後有聞（荅余景思）若與同時頓悟之學去若天淵此鳳凰已翔乎九仞而蟭螟猶窺於蟣睫也悲夫朱子之書宏博浩瀚皆學者所當誦習而尤精者在四書章句集注時時改定至老不倦易簀前猶改誠意章可謂豪髮無餘憾矣乃謂朱子之四書晚年尚無定見亦無定本又謂

朱子補格致傳背卻經文橫生枝節又謂朱子明知章句之解不可用而又難於自改又謂朱子勝心爲害自欺欺人其信然乎其否乎足下生朱子之鄉爲朱子之學居敬窮理躬行實踐不宜一刻放過愼勿爲異說之所惑則幸矣

朱子自道所學恒歉然不足說

自古生知安行之聖至文王孔子止矣然而文王孔子之心不自以爲聖也孟子稱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於尋常至易之事學者之所共能而一則曰某未能一一則曰何有於我自後世學者觀之以爲聖人之謙詞而不知當日皆出於中心之誠

流露於自然而不自覺耳朱子資稟之異亞生知安行一等而其望道未見之心則與文王孔子無以異也觀於文集所載與人論學諸書抉經之心承聖之統析理之密衛道之嚴皆具有邁往無前之概而其抑然不敢自是常若歉然之語又時時自其胸次流出不惟一再言之且言之不已至於不可勝數葢文王孔子之心法固如是也論者不察見荅何叔京書有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之語遂以爲朱子晚歲痛悔拯艾大悟舊說之非及後人考訂年月尙在四十以前又有取朱子五十後諸書如荅吕子約有儘有向來見不到語荅江德功有區區前日

之病、今始自悔語、答潘叔度有覺得目前外面走作不少語、答劉子澄有日前看大學不切、亂道誤人語、又有向來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語、答余景思有老而後有聞語、遂以為朱子之學、晚猶未得聞道、及既老而僅得有聞、較之同時頓悟之學、相去不啻天淵、嗚呼、執是以論、則文王之望道未見、眞未之見、而孔子之何有於我、亦眞未之有矣、烏知古聖賢日進無疆、歉然不足之心法哉、

朱子因人論學言各有當說

師弟答問、莫詳於論語一書、同一問仁、而所答之仁不同、同一

問政而所荅之政不同同一問孝問君子而所荅之孝與君子不同夫子明著其說於冉有季路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退故進之聖人設教之苦心此其例也朱子生伊洛之後溯洙泗之統平生為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闡發義理而不流於訓詁精研性命而不入於虛無精粹之說盡於章句集注斟酌美善無復罅漏是乃朱子之全論也至於朋友師弟問荅諸書或言涵養或言主一或言持守或言提撕警覺或言博覽之非或言記問之醜皆不過補偏救弊因人設教而已後世論朱子之學者拾其單篇碎句隻義孤詞輒指而

目之曰是與易簡工夫之說合是與識其本心之論同是卽所謂先立乎大切戒支離也是卽所謂裏面用功專務踐履也影響附會儱侗不分以是爲朱子之全論適足形一己之偏私與朱子果何損乎

與友人論籌燈約旨書

昨承問光山胡氏精於周易其籌燈約旨中頗不滿意於程朱其說是否竊以爲孔孟之書得周程張子而明得朱子而益大明朱子詮說孔孟之經體用一原隱顯無閒後雖有如朱子之人出亦不過硏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足以配朱子而繼往聖

斷不能有增於朱子之外、或加於朱子之上也、至挾好勝之心、必欲別生異解、非得此則遺彼、非語東則窒西、一格以朱子之說、皆適形其淺陋耳、如約旨以朱子中庸注道猶路也、爲不然、其言曰、率者、順也、不作行字解、順自內循循而出、又引西山眞先生曰、子思之所謂性者、循其天命之性也、循字最妙、乃率字正解、行則外面之動象也、道字解曰猶路、是將率字認作行字了、率者順也、譬若從京都而至其省、非從他省而至其省也、又如從京都而至其省、非但從京都而至其府其州也、今曰猶路、試觀後面君子之道費而隱、又觀語大莫載、語小莫破、又觀造端夫婦、此豈路字所能解乎、因子之書

諒無二道。亦可云朝聞路。夕死可乎。炘按道無正字。卽叚借道路之道爲之。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若卽猶也。以猶路訓道。始於孟子。不始於朱子。卽如醫從京都至某省云云。是約旨卽以路字解道字。而不顧其自相矛盾乎。西山乃朱子之嫡傳。朱子曰。率循也。西山曰。循其本然之往。西山之循字最妙。章句之循字何以不妙。說文循順行也。約旨之順字。卽章句之循字。順之必勝於循。未聞其審。訓道爲行。張元德之說。見朱子荅呂子約書。而朱子實未嘗以率字作行字解也。有體統之道。有楙著之道。四書中何得無二道。如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必處處改仁作

人改義作宜便不可通何獨至於以路訓道必處處道字改作路字乎約旨又不然朱子中庸性卽理也之注其言曰性卽理也與孔子窮理盡性至命之說不合理是有知有覺之後方始見得豈性之體耶孔子之繫易也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旣將理性分說則理非性可知理字之上用一窮字豈不全在知識上面用功性是定命之靈源含生之主宰理在逐事逐物條理分明細微曲節上見旣有條理可言已在有知有覺之後矣析

按程子性卽理也之說朱子以爲顚撲不破理散見於萬殊一物各有一理所謂物物各具一太極也理統會於一原萬物共

此一理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理本條理之謂程子曰在物爲理致知格物卽窮理之謂豈得謂約旨所該盡非但有知有識以後心所能窮之理卽受形稟命之初天所全賦之理使人心受之於天先無此理何以有知有識以後便能窮此理乎天之體渾然一太極包含元亨利貞人之心亦渾然一太極包含仁義禮智性者仁義禮智是也理者亦卽仁義禮智是也在物之理千條萬緒皆根仁義禮智而來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有知有識以後所能窮者窮此而已在天之理萬派一原無非仁義禮智之性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受形稟命之初所全

畀者畀此而已以是而議程朱性即理也之訓毋亦逐其末而忘其本乎約旨又以論語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之注為不然其言曰宋儒言性必欲兼言氣字誤盡天下後世致令天下後世怠廢自棄者托於氣質以自諉謝豈聖人教人本意氣質之性謂性中有惡與荀楊湍水同見周子曰幾善惡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而不言凶是即性善之旨漢儒不知此旨吉字下添出凶字以致後儒并將善惡二字解說幾字遊其門者據誠無為幾善惡之說又分說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傳授不確詁誤後世不少恐聖人之本文不可一言增損也炘

按程張氣質之說爲自古來儒者所未道朱子謂自孔子曾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語類云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是記錄者之誤也朱子豈不知孔孟曾思未明說氣質之性乎然孔子以繼善言性而又有近遠不移生安學利困勉之論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可推孟子道性善而又有形色天性味色聲臭性也之說則不言氣質而氣質又可推曾子之明德子思之天命皆性善之說也知愚不肖强柔之各不能一格致誠正修身之自明而誠皆氣質之說也自程張有氣質之辨而後儒因致其變化氣質之學有功後世莫此爲大謂之詒誤不亦誣乎周子之

幾善惡乃言感物而動之際，非天命以性之初即以孔子之言證孔子，吉凶悔吝生乎動，何嘗言吉不言凶。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遠而復，即上節知幾之義。項氏安世曰，此章內十一爻雖各爲一段，而意皆相貫，此爻尤與上爻文意相貫。漢書之有凶字，未可以爲漢儒之言而訾之也。其他天道歸仁，諸說皆與程朱枘鑿不相入。總之光山胡氏之學，沿金谿姚江之傳，故以主敬不如主靜之善，一貫即是孔門頓悟之學，無極太極之辨，朱不如陸，姚江良知之說，知之者鮮，其流弊至於滅棄師承。約旨云，學必師承，皆好名者附驥之見耳。崇信輪廻。約旨云，天下之大大忠大孝，有一世再世，求了心願者矣，天下之大好大仇，有一生再生，期爲報復者矣。

皆未免於高明之過矣

與定海王薇香明經論論語後案書

恭讀大箸論語後案兩冊雖未窺全豹已得聞纂述之大旨矣書中云余平生服膺宋諸儒之說令弟敘云余四兄於程朱所箸之書徧讀而徐悟之則今日能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與夫程朱之釋經雖不敢謂其字字句句盡得聖人之意然其大者固得之矣大莫大於性道諸說於性道諸說而不得何以爲程朱金谿姚江之餘今時已息而孟子字義疏證又復恣其詆毀不謂精博如先生而亦偶有取於其說也又程朱雖未能

便是聖人然皆顏曾之侶王佐之才使其得位行政皆可以制禮作樂復三代之盛古之一名一物無關重輕者朱子多因仍舊說至於郊禘大禮非聖人不能作非亞於聖人者不能心知其意程子謂魯之郊禘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義蘊宏深於此等言而可駁則亂臣賊子接迹天壤矣周公身爲王臣與孔子異代師表何得比而同之朱子取趙伯循之說以言禘而禘說大定在伯循不過一得之智而大賢聲入心通沛然莫之能禦所謂集諸儒之大成也遍檢諸經之言禘者玩其本文及上下文義何嘗有一語及天祭法禘在郊上自嚳及稷立文順

而下之他經則皆郊在禘上何得因國語禘郊連文遂以爲祭天之證國語本後人之書非左傳可比卽禘郊不過爾栗亦與爾雅旣伯旣禱馬祭也徒御不驚輦者也同一文法經典中如此類之省文甚多實孤證不足爲據如必復感生五天帝之說則後世必有瀆亂典禮而流爲不經者不可不防其漸也又注經當謹嚴而論語爲聖人之遺言尤當謹嚴千乘雖二說而八百家出一乘非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不能容毋論左傳孟子王制無出百里之國卽以論語證論語如由言千乘求卽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又夫子千乘之國與百乘之家對言皆其的據

則周禮之說闕疑可也以上皆舉舉大者有所不安於心不敢爲坿和雷同之見炘竊謂論語一書包羅天地囊括古今見仁見知原不妨各抒心得但其宏綱大義不可有違庶幾能繼往聖之心闡先賢之蘊而示後學之正軌也相去千餘里不能北面請益謹獻其疑於左右惟先生察之

與友人論論語論仁論書

憶昔此書纔墨諸板淩仲子先生自浙來攜以見示彼時卽不安於心後數年嘗作一書論之語嫌戇直未敢出以示人請爲足下言其大略焉仁字萌芽商書周禮列於六德皆不過慈祥

愷悌之謂吾夫子作文言以體仁配乾元尊爲四德之首孔門之教遂以仁爲學問大主腦程子所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是也朱子以愛之理心之德釋仁字愛情也理性也有仁之性斯發爲愛之情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義禮智信皆心之德獨於仁言之者所謂專言則包四德也天地之心無一息之不仁故生物之機隆冬未嘗或斷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亦無一息之不仁特爲私欲所蔽則有時而斷然惻隱之端隨處流露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古聖賢

言仁無不屬於心者乃此書忽有取於康成中庸注相人偶一言謂必有二人而仁始見從無一人獨爲仁之事曾子制言篇所謂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數語足以發明制言篇數語皆言人之相與與仁字全無交涉凡論語五十八章論仁之旨推之以及諸經無不吻合而程朱之言仁一字不取以爲但取其是者而非者自見何其立論之果也鄭氏中庸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相人偶者漢時恒言不知所自來鄭氏往往以之注經聘禮公食禮注皆引之相人偶者卽與人爲偶也漢時未有反切注經家有讀如讀爲之例讀如者讀此字如彼字之音

不取其義先鄭之注多如此如欲其擧爾讀如紛如擧參之擧欲其樸屬讀如子南僕之僕亦有兼詁義者後鄭之注詁音中每兼詁義然但取句中一字之義非以讀如之全句爲訓如太史是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止取右字之義不全取周公右王四字酌有與也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止取與字之義不全取諸侯以禮相與六字此讀人也如相人偶之人是詁音而亦兼詁義者言讀此人也之人與相人偶之人同音同義並非以相人偶三字解人字何況仁字乎下云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始正解仁者人也之義凡與人偶則生親愛存問者即小行人存頫聘省問之存問謂以人之意存察而勞問之所謂親愛之也與人親愛必自親親始故曰親親爲大人意相存問亦漢人之恒

語故曰以人意相存問之言鄭注之意不過如此何嘗以相人偶解仁字并解諸經之仁乎又表記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謂施以人恩也即中庸注以人意相存問之意謂以人恩待人之意相施給之也是鄭氏實未嘗以相人偶訓仁也茲姑不具論果如此書之說必有二人而仁乃見則顏子三月不違仁是顏子之心三月不違於相人偶矣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無終食之間不相人偶也造次顛沛必於是是造次顛沛必相人偶矣求仁而得仁是求相人偶而即得之殺身以成仁是殺身以成人偶也其可通乎其不可通乎嗟乎仁爲天下之至理爲仁

乃聖門之首務。觀朱子仁說及呂張敬夫何叔京游誠之諸書。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以惺惺爲仁之意。皆力爲辨明。不使稍涉疑似。不意六七百載而後。又有援引康成之注。如論語論仁論之所云也。

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

足下盛稱孟子字義疏證一書。爲近今之鉅製。竊以爲過矣。此書位置甚高。自以爲孟子而後。至我
朝乾隆年間。近二千載。無一人能明孔子之道。宋程子朱子。皆不免冒宗亂族。貽禍無窮。特作疏證一書。由孟子以通孔子之

道不使程朱害事害政之言復行於世其所以不能已於辨者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同爲不得已之苦心其信然乎其否乎炘非知道者何足以知疏證中之道請粗陳鄙見之一二以俟賢者擇焉疏證謂理者條理分理之謂孔孟六經以及傳記羣籍理字不多見凡字義至後世益加密當於前如詩書中仁字皆親愛之稱至孔門始以仁包四德孟子又添說義字詩書中聖字皆明通之謂至孔孟始以聖爲絕德他如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未發已發孟子養浩然之氣皆指前聖所未道宋儒之理氣體用諸說亦然但當論理之質諸往聖者或合或否不當論字之見於載籍者或多或寡今人一啓口而即曰理自宋以來始相習成俗宋人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因以心之意見當之理在事物處事物

而當合於人心之同然始謂之理非得於天而具於心也天理卽存乎人欲之中非以天理爲正人欲爲邪也程朱就老莊釋氏所謂眞宰眞空者轉之以言理而六經孔孟之道亡云云炘按理也者萬事萬物當然之則疏證以自然者爲欲必然者爲理而不肯言當然夫欲任自然則無所不至矣理曰必然則鮮不以意見當之者惟求其當然則知之明而處之當孔子所謂有物必有則是也程子亦云在物爲理然是理也雖庸夫孺子皆知之所以人一啓口卽曰理如天下卽有不孝之子未有敢說子之不當孝者天下卽有不忠之臣未有敢說臣之不當忠者故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我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豈非得於天

而具於心乎。惟畀於天而具於心。是以庸夫孺子。皆可以知其知也。無幽深元遠之妙。故曰易知。又庸夫孺子皆可以能。其能也。無委曲煩重之迹。故曰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易知乾也。簡能坤也。非得之於天乎。吾心苟無是理。何由易知而簡能。又何以處事而當。合於人心之所同然。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具之於心亦明矣。理之在事物者。械著之理也。理之在一心者。體統之理也。必以理屬事物而不屬之心。是告子外義之學也。天理者在天爲元亨利貞。賦於人則爲仁義禮智。疏證謂天理爲自然之理。取莊子依乎天理爲說。誣程朱則謂與老莊爲一。言天理。又不肯與莊子爲二。

人欲者在人爲耳目口鼻接乎物則爲聲色臭味欲縱有不必盡邪者未有理而不正者也老釋之眞宰眞空指虛無寂滅而言程朱所謂理指眞實无妄而言朱子曰釋只說空老只說無卻不知莫實於理判若天淵而謂轉彼以言此是文致之法也如有物焉乃老莊之說老曰其中有物釋云有物先天地程朱無是言加於得天具心之上張冠李戴不亦誣乎理字萌芽於繫辭孟子而實天下之恆言民間之傳語程子性即理之訓即藉民間之恆語以解之一啓口而即曰理豈始自程朱乎以意見爲理程朱之所深惡故格物之訓致知之補傳覶縷言之而謂程朱即其人眞辜負先賢之苦心矣至於條

證分理之謂理。朱子詳言之。見語類 不過與疏證所云名雖同而實則異耳。疏證謂性者人與物之血氣心知萬類不齊之總名。羽飛毛走。蟲蟄土。魚游水之類。此血氣之萬有不齊。雞知晨。牛知耕。燕知戊巳。蚯蚓知雨之類。此心知之萬有不齊。性善者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耳能辨聲。目能辨色。心能辨理義之類 理義可以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目悅色故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色。耳悅聲故聲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聲。口鼻亦然。心悅理義。故理義可謂之性。性不可謂之理。 理義存乎事情。不存乎人之心。色聲臭味在物而接於我之耳目口鼻。非色聲臭味具於我之耳目口鼻也。理義在事。而接於我之心。非理義具於我之心也。不過人之心能通之耳。天命之謂性。謂氣稟之不齊各限於生初。疏證命字蔽作限字解 即後儒所謂氣質之性也。自程朱創立氣質

之性名目而以理當孟子所謂善則自聖人而下皆不美之質孟子言人無有不善者程子朱子言人無有不惡其旨與荀子性惡之說合云云𨿅㸔援程子性卽理也之說發揮孔孟性善之旨顚撲不破才犿疏證何獨惡此理字以爲性不可以理言也後人之理字卽仁義禮智之謂也賦於人爲仁義禮智本於天爲元亨利貞中庸天命之謂性卽孔子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也雖一言性卽有氣然此句終屬於理孟子之以四端言性實㟁原於此其云性善卽繼善成性各正性命之謂也程朱之以理詮性善與孔孟夘合無閒豈僅

人之血氣心知能進於善之謂乎至於性從心從生既生之於心即不離乎氣質所以昏明強弱紛紛不齊告子及荀楊韓諸儒不得其說是以各爲之解自程張論性不論氣不備之說出而後撥雲霧而見青天張子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即孟子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也疏證獨取先儒之不以爲性者而必輾轉以申其說不知已落佛氏之窠臼達磨答西竺國王作用之說曰在目能覩在耳能聞在手能捉在足運奔在鼻臭浥在口談論徧現俱該沙界收拾在一微塵識者知是道性不識喚作精魂而反以程朱與荀卿合不亦誣乎疏證深以周子無欲之說程朱理欲之辨爲不然以爲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治天

下體民之情達民之欲而王道備老莊貴無欲宋儒祖之以為說舉凡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欲之輕者一切忍而不顧其為禍不可勝言云云焮按欲有根於秉彝者如欲仁欲立欲達之類是也欲有出於形體者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四肢之欲安佚是也欲有流於偏私者如其欲逐逐克伐怨欲之類是也無欲故靜孔安國注論語已用之想亦古之遺言豈必老莊之所云乎程朱理欲之辨安得與體民之情達民之欲並論若必以欲為養欲給求之欲則根也慾荀子之不欲諸語俱不可解矣程朱所著之書發揮王道纖悉具

備。無非達民之欲。體民之情。朱子外任九載。漳州之經畧。浙東之荒政。何一非體情達欲善政。而謂自宋儒辨理欲。遂爲禍於天下。此似非仁人之所忍言也。總之疏證一書。專與程朱爲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難程朱也。遂進而難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毀程朱也。遂進而毀其學術。程朱之學術。莫大於辨理辨欲辨氣質之當變化。一切皆不便於已。於是掃而空之。以理責我者。以爲是乃程朱意見之理也。以欲責我者。以爲欲乃人生之所不可無。聖人無無欲之說也。以變化氣質繩我者。以爲氣質卽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認本來面目也。當時高

明之士如靈皐方氏惜抱姚氏未嘗不深惜其蔽今七八十年間如江都焦氏之作孟子正義定海王氏之作論語後案已漸用其說矣吾子又復尊而信之斯不勝杞人之憂所爲吾道干城幸甚

錄蒿庵閒話三則示諸生

蒿庵張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蒿庵其號也山東濟陽人東吳顧亭林稱爲獸精三禮卓然經師閒話二卷刻貸園叢書中多格言至論深惡學者詆毀紫陽言之眞切茲錄三條於左

明初學者宗尚程朱文章質實名儒碩輔往往輩出國治民風

號爲近古自良知之說起人於程朱始敢爲異論或以異教之言詮解六經於是議論日新文章日麗浸淫至天啓崇禎之間鄉塾有讀集注者傳以爲笑大全性理諸書束之高閣或至不蓄其本庚辰以後文章猥雜最甚能綴砌古字經語猶爲上駟俚詞諺語頌聖祝壽喧囂滿紙聖賢微言幾掃地盡而甲申之變至矣嗚呼誰秉國成非此讀書作文者耶何以至此極也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實漸致之何以故師嚴然後道尊舉世師紫陽者近二百年一旦以爲不足信而弁髦之其心固已侈矣侈心漸肆必且不信孔孟人而不信孔孟其心之所存可

鄭樊。罔上虐民敗人國事。何足異乎。嘗爲設一喻。童子之敢於忤師者。必其破乃翁家私者也。文章關乎世運。推言之。乃知其非廉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後世旣無碩師爲人所宗仰者。須推一古人爲之矜式。如有明之尊程朱是也。故其初年人材蔚興。風俗醇美。隆萬而後。人敢肆爲異論。至於醜詆程朱。幾如三家邨老學究。且漸漸侮及先聖。於是名節太裂。無禮無學。而天下遂大壞矣。

人有資性醇厚。立身謹愿。而好詆程朱者。於集注本義諸書。皆

極力吹索，妄生穿鑿，必別立一解，欲駕其上，若肯平心易氣，於先儒成說，心體而躬踐之，豈不有益，乃費盡聰明，祇成一無忌憚，舉過亦深可惜，推原其故，自良知之說一倡，一二妄人，遂敢肆口詆笑儒先，其說流布四方，雖有美質，亦被引壞，百年以來，餘毒未殄，近日雖號爲遵註，其人大率意在制義，揣摩時趨而已，至於古人爲人苦心著書本旨，皆未暇體究，其中一種平淡眞切之味，實未曾細咀而熟嘗之也，勿怪乎異說之紛紛也，

以上三條，蒿庵先生爲畔程朱者痛下鍼砭，可謂深切著明矣，炘按周子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程朱以前，孔墨孟荀竝稱

或少分別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有老莊而無孟子及至宋世非孟者猶有數家諸儒解釋經義或參以清談讖緯之說至程朱出直以孟子接孔子之傳朱子又出學庸於戴記配論語以孟子而謂之四書既爲章句集註又別作或問輯略精義諸書以明其指趣天地民物之理中和性命之說參贊位育之治無所不備而後天下有經師又程朱以前儒者遞相授受不過詁訓箋註之學躬行心得蓋闕如也自程朱出而曰居敬曰立誠曰窮理格物曰存養省察一言一動造次必於儒者其他辭受取與出處諸節確有規矩準繩不可踰越

巍然道德足以追配孔孟無慚而後天下有人師自明至今
功令以程朱之說取士薄海內外罔不誦法而師事之實天
理之至正人心之大公萬世之定論也今人總角後能入鄉
塾即讀小學讀論語孟子集注讀大學中庸章句始習訓詁
繼通義理仁孝誠敬禮義廉恥之說飽飫於衷盍年未及冠
而立身制行之規模何中已有把握鉅儒名臣恒出其間即
婦人女子聞而感動者亦不少試問自宋以前無論五代即
漢魏晉唐之盛後生小子束髮讀書有得力如此之大而獲
效如此之速者乎師資成我之功即罔極生我之德也乃黠

者偶爾涉獵他說或流溺虛無或矜夸淹博遂妄加詆毀肆無忌憚此周公所謂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人心如此風俗安得不壞細繹蒿庵先生之言凡我同志尚其戒之

附錄蒿庵論太極圖一則

太極圖或以爲得之陳希夷或以爲得之僧宗元此皆信嚮二氏輕蔑吾儒之言吾儒亦每辨其誣不知此圖卽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也釋氏方以己性起滅世界豈肎先言太極陰陽而後言形生神發神仙家亦止言葆精鍊氣方欲絕棄

聖知。搥提仁義。烏有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者哉。學者讀書。但當論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也。

炘按周子太極圖發天人之秘。窮造化之原。而其指示下手工夫。實實有可依據。非空言太極陰陽已也。二氏之徒造爲傳授淵源。以爲得自彼教。韓文公原道篇中所謂孔子吾師之弟子是也。吾儒不察。遂亦從而和之。又原道篇中所謂吾師亦嘗師之是也。從來好異之士。遂加駁斥。而近世尤甚。萬庵先生以爲卽信得自二氏。亦非二氏所得奄有。但當問其與孔孟合不合。不必問出自何人。眞可以息羣喙矣。

及門婺源王　軒校字